地域文化视角下滨海乡村公共艺术设计研究
——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乡村景观改造为例

陈佑宸（南昌工学院创意与管理学院）
黄麟轩（闽南科技学院光电学院）
林颖楣　骆洪颖（共青团平潭综合实验区委员会）

摘　要：在乡村全面振兴由环境整治转向品质提升的背景下，公共艺术成为乡村空间更新与文旅业态培育的重要手段。滨海乡村生态敏感、聚落形态鲜明、旅游季节性突出，公共艺术介入既面临景观表达需求，也易产生符号复制、过度商业化与维护不足等问题。本文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乡村景观更新为样本，综合运用文献梳理、政策文本解读与实证案例分析，通过考察北港文创村、青观顶村及北部生态廊道沿线石头厝活化等实践案例，从材料媒介、空间形态、互动机制、视觉语言与审美经验等维度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平潭公共艺术已形成建筑活化、互动装置、事件营造、线性叙事与公共设施设计等多种形态，在塑造海岛地域风貌、重构村落公共空间、盘活闲置资源、助推民宿与研学等新业态方面成效明显；但仍存在表达同质化、村民参与末端化、建设与运营脱节、滨海材料耐久性不足、旅游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冲突等问题。据此提出以在地文化识别为前提、村民共同参与为核心、微更新与生态适应为技术原则、公共文化运营与利益联结为保障的介入路径，并构建全过程实施机制，以期为海岛型、滨海型乡村公共艺术与景观改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艺术；滨海乡村；乡村景观；平潭综合实验区；乡村振兴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并将文化振兴纳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框架[1]。这意味着乡村景观改造不能只停留于视觉层面的“变漂亮”，还应回应地方文化延续、公共生活重建、村民增收和社区治理等实际问题。在乡村建设的转型发展进程中，公共艺术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赋能作用。其实践形态兼具静态实体与动态过程双重属性，既包含雕塑、墙绘、艺术装置、景观配套设施等可视化实体艺术载体，也涵盖艺术节庆落地、美育工坊开展、村民协同共创、乡土文脉梳理与在地故事挖掘等持续性、参与式的艺术实践活动。区别于传统单一的景观美化装饰，公共艺术的核心特质在于深度绑定场地肌理、在地社会关系与大众参与行为，实现艺术与乡村场域的深度融合。

乡村场景下的公共空间并非仅面向游客开放的观光场地，更是囊括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核心场域，包括乡间巷道、晾晒场地、临水码头、宗祠前场、闲置老校舍以及各类传统生产空间。基于这一内核，以公共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本质是依托美学设计与艺术营造重构乡村空间格局、重塑乡土文化内涵、激活基层社会互动，实现乡村空间、文化与社群关系的全方位更新。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典型的海岛滨海区域，境内乡村聚落的布局形态深度依托海岸带、山体地貌、风力资

源、渔业产业与石头厝特色民居，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海岛乡土风貌与地域特质。立足国际旅游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多重发展机遇，平潭近年来持续推进北部生态廊道打造、传统古村落修缮活化、文创特色村落培育、乡村民宿升级改造、乡村公共空间提质升级等一系列重点工程，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落地场景，为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发展、赋能乡土提质增效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以平潭滨海乡村景观更新为背景，围绕公共艺术的在地应用展开研究，旨在厘清三大核心问题：其一，公共艺术适配滨海乡村特质的景观介入方式与落地形式；其二，公共艺术介入对乡村空间风貌、地域文化、特色产业及社区发展的实际影响；其三，总结现有景观改造实践的不足，探索构建兼具在地性、公共性与可持续性的公共艺术实施机制与优化路径。

理论层面，现有公共艺术研究多聚焦城市公共空间，本文将研究范畴延伸至滨海海岛乡村，结合平潭海岛生态、石厝民居、渔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地域特征，探究多元要素交织下滨海乡村的空间生产逻辑，补充公共艺术在海岛乡村景观领域的研究内容，丰富乡村景观更新的理论体系。

实践层面，本文跳出将公共艺术单纯视为装饰艺术品的固有认知，将其作为乡村资源梳理、空间微更新、文化活化、公众参与及长效运维的综合改造手段。研究成果可为平潭滨海乡村景观提质提供实操参考，并为国内同类滨海乡村的景观优化与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思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政策资料分析法与案例比较研究法。首先，依托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公共艺术、艺术乡建、地方创生及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等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夯实研究理论基础。其次，采用政策文本与公开资料分析法，整理归纳国家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以及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乡村建设规划与公开资料，把握区域乡村建设的政策导向与发展背景。最后，运用案例研究法，选取北港村、青观顶村及北部生态廊道等典型案例，涵盖不同空间尺度与公共艺术介入形式，对比分析各案例的资源基底、艺术介入内容、运营模式及现存问题。本文研究资料均以公开权威素材为核心依据，严格区分网络宣传报道与实地调研结论，不将宣传性表述直接作为研究定论；针对村民主观体验、场地实际使用效果等内容，仅作为后续实地调研的研究方向与探讨议题，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严谨性。

二、公共艺术介入滨海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场所性

公共艺术并非安放在公共场所中的普通艺术品，其核心在于艺术表达是否与场所环境、公众需求和社会关系形成持续联系。杨茜好、翁时秀指出，公共艺术同时指向公共空间和社会公众，艺术实践涉及艺术家、政府、运营者和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其价值不能仅以视觉形式判断，还应考察公众认可、公共价值传播以及能否持续存在[2]。因此，乡村公共艺术的评价至少应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形式与环境是否协调；二是村民是否具有参与、使用和解释的权利；三是项目能否在日常生活和长期运营中保持活力。

场所性强调艺术必须从具体地方中生长。滨海乡村的地形、气候、材料、生产方式和集体记忆构成不可替代的场所条件。平潭最具识别度的石头厝并非单纯的“灰色建筑风格”，而是岛民在强风、盐雾和石材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建造经验。渔网、浮球、旧船木、海蚀岩、风车、码头和祭海习俗也不只是可供复制的图案，而是生产生活关系的物质见证。公共艺术若脱离这些具体内容，容易把滨海乡村处理成由蓝白色墙面、海浪图形和网红标语组成的通用背景，造成地方差异消失。

（二）艺术乡建与地方创生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通常包括三类路径：一是由政府或资本推动的艺术导入型，能够较快改善环境、形成传播热点，但容易出现形象工程和资源闲置；二是艺术家或创意团队长期驻留的艺术入驻型，有利于持续开展创作和活动，但可能形成外来审美主导；三是艺术家、社区和村民共同参与的艺术合作型，更有利于增强地方认同，但协调成本较高。平潭现有实践并非单一类型：北港村兼具政府引导、台青团队入驻和市场运营特征，生态廊道更接近公共基础设施与文旅项目的综合导入，青观顶村则体现传统村落保护、人居环境整治与旅游开发的复合模式。

地方创生理论强调，不应仅通过外来资源“包装”乡村，而应激活地方自身的人、文化、空间和产业。江凌认为，艺术介入乡村能够改善景观和文化空间，但实践中常出现村民话语权不足、审美同质化、产业转化能力弱等问题，解决路径应回到在地文化挖掘、居民赋权和多主体协同[3]。这一观点对平潭具有直接启示：艺术介入的目标并非把所有村庄都建设成文创村，而是识别不同村庄的资源条件与生活逻辑，形成差异化的公共艺术类型。

（三）公共艺术的形式语言与审美评价

为增强公共艺术研究的艺术学属性，本文将平潭案例置于“形式—媒介—感知—关系”四个层面加以评价。在形式层面，关注作品或空间的比例、尺度、色彩、肌理、节奏与构图是否回应山海环境；在媒介层面，考察石材、旧木、渔具、声音、光影等在地材料是否经过创造性转译，而非停留于符号拼贴；在感知层面，分析作品如何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和身体移动，形成区别于普通景观工程的审美经验；在关系层面，则关注艺术是否促成村民、创作者、游客与场所之间的互动。由此，滨海乡村公共艺术的质量不应仅以“是否醒目”衡量，而应综合判断其艺术原创性、场所契合度、公众参与性与时间耐久性。

三、平潭滨海乡村景观与公共艺术介入的现实基础

（一）自然景观与聚落形态

平潭滨海乡村的基础景观体系由海岸线、低山丘陵、滨海沙地、海蚀地貌、风电设施及渔业生产场地共同组成，地域景观基底特征鲜明。区域内村落多依托山势、临海布局，民居建筑以本地花岗岩构筑的石头厝为主，整体色调低饱和、建筑体量紧凑，具备良好的抗海风适配性，是适配海岛气候的特色聚落建筑形态。以北港村为例，该村完整留存山、石、田、海原生自然资源，石头厝聚落是其最核心的地域景观标识，村落于2016年确立“旅游+文创”的发展定位[4]。独特的自然基底与聚落资源结构，决定了平潭滨海乡村的公共艺术介入需以凸显原生地域特色为核心，摒弃大拆大建、全盘翻新的改造模式，避免人工化、同质化的全新视觉重塑。平潭滨海自然景观整体呈现开阔质朴、肌理粗粝、层次对比鲜明的特质，海面、礁石、灰色石厝与季节性植被构成素雅统一的色彩与景观基调。若盲目套用城市商业街的设计模式，大量运用高饱和彩绘、仿真塑料景观和商业化标识标牌，将割裂村落与滨海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破坏场地原生风貌。因此，公共艺术介入应遵循低干预、在地化原则，依托本地石材肌理、老旧木构、传统渔具等乡土物料，搭配轻量化夜景照明等设计手法，在保留场地核心景观格局的基础上，提升乡村公共空间的辨识度与人居体验。

（二）乡土文化与两岸交流资源

平潭长期形成以渔业生产、海防历史、宗族生活、节庆信俗、石厝建造和海岛饮食为核心的地方文化。与此同时，实验区的两岸融合定位使台湾乡建乡创团队、青年创客和文化交流活动成为新的社会资源。北港村引进台湾文创团队，培育“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风中旅行”等品牌，

形成文化创作、民宿体验和休闲旅游相结合的模式。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公开资料显示，北港村采取“政府引领 + 市场主导 + 示范带动 + 两岸融合 + 全员参与”的运营思路，2023 年旅游收入和村集体收入均有明显增长 [5]。

从公共艺术角度看，立足于公共艺术视野审视两岸交流，其价值不能局限于复刻台式商铺、堆砌地域装饰符号等外在形式，更关键在于构建双方协同参与的共建模式。例如，台籍营造工匠携手本地石匠共同探索石厝修缮技艺，两岸青年创作者联合村民策划渔业体验项目，艺术工作者借助口述史采集留存海岛迁徙脉络、滨海生产图景与民间家庭记忆。交流唯有扎根协同劳作、融入常态化运营，两岸各类文化载体才能摆脱简单拼接的困境，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

（三）旅游发展与公共空间需求

北部生态廊道是平潭乡村空间重组的重要基础设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开案例显示，该廊道约 22 公里，途经 24 个行政村和 90 多个自然村，通过观景平台、驿站、步道和旅游服务节点将海岸景观与村庄串联起来，并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 [6]。线性廊道改变了过去村庄相对分散的状态，使多个乡村进入同一旅游线路，也带来了停车、导视、休憩、公共卫生、村口形象和慢行体验等新的设计需求。

旅游流量为公共艺术提供了传播条件，但也可能挤压村民日常生活。热门节点容易出现游客在民居前拍照、车辆占用巷道、商业招牌遮挡石厝立面、夜间照明影响居住等问题。因此，公共空间设计需要区分“居民生活空间”“游客共享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而非将整个村庄都转化为无边界景区。公共艺术应承担柔性分区和行为引导功能，如通过铺装变化、低矮标识、故事节点和休息设施组织游线，避免依赖围栏和大体量门楼。

（四）闲置建筑与公共文化空间

人口流动使部分石头厝、旧校舍、旧村部和生产设施闲置，这些建筑既是乡村衰退的表征，也是公共艺术介入的重要载体。北部生态廊道案例中，闲置的玉堂小学被改造为海边艺术民宿，体现了旧建筑通过设计和运营重新进入乡村经济的可能。2026 年平潭苏平片区还将闲置旧村部改造为“岚台公益学堂”，用于文化活动、儿童关爱和两岸交流，说明公共空间活化正在从旅游消费场所拓展到公益文化服务 [7]。

与新建艺术馆相比，闲置建筑改造更能保留村庄记忆，也有利于控制建设规模。但改造不能只处理室内风格和外立面，还需解决产权、消防、结构安全、无障碍、日常开放和运营主体等问题。公共艺术在此类项目中的作用，应从“室内装饰”扩展为内容策划、使用规则设计和社区活动组织。

四、平潭公共艺术介入乡村景观改造的主要实践类型

从艺术设计角度看，平潭现有实践可归纳为四类，每一类对应不同的媒介、审美机制和公共性实现方式，其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1　平潭滨海乡村公共艺术实践类型与艺术设计特征比较

实践类型	核心媒介	主要形式语言	公众体验	代表案例
建筑型介入	石头厝、院落、旧构件	材料肌理、新旧对话、空间再叙事	停留、使用、记忆唤起	北港石厝活化、青观顶传统村落
事件型介入	声音、表演、工作坊、节庆	过程性、参与性、共同创作	聆听、演奏、制作、交往	“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
线性介入	步道、导视、观景平台、驿站	序列、节奏、视线框取、场景转换	行走、观看、阅读、探索	北部生态廊道
节点型介入	座椅、标识、灯光、微装置	尺度适配、功能美学、符号识别	休憩、辨识、日常使用	村口、晒场、码头与巷道微更新

（一）以石头厝活化为核心的建筑型介入

石头厝是平潭乡村最重要的物质文化资源。建筑型介入主要通过修缮、功能置换和空间再组织，使闲置或低效使用的石厝转化为民宿、餐饮、

工作室、展览空间和社区活动场所。北港村的文创发展并未完全依赖新建建筑，而是利用原有石厝形成艺术聚落，将传统建筑的粗粝质感与现代生活功能相结合。青观顶村则重点修缮 63 座百年石头厝，并配套文化广场、观景平台、村道和照明设施。

从造型与材料语言看，石头厝活化的艺术性并不依赖附加雕塑，而来自建筑本体的“再发现”。花岗岩墙体的粗粝肌理、低饱和灰褐色调、厚重体量与狭窄巷道共同构成平潭特有的视觉秩序。改造设计应以减法为主：保留不规则石缝、旧门窗比例和屋面轮廓，通过可逆的木构、玻璃、织物及低照度灯光完成当代功能植入，使新材料与旧石材形成可辨识但不过度冲突的对话（图 1）。此类设计的审美价值在于将风化、修补和使用痕迹转化为时间性表达，使建筑成为承载地方记忆的“空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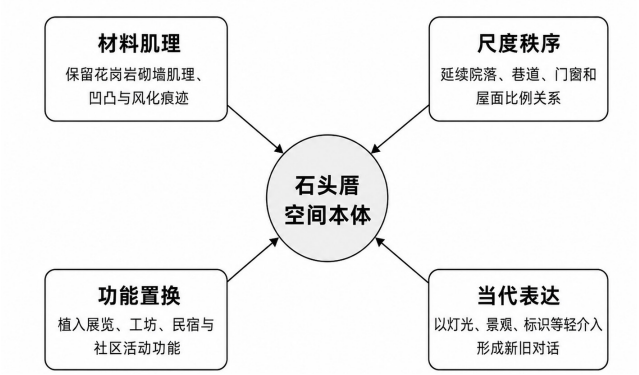


图1　石头厝活化中的公共艺术设计语言

此类介入的优点在于，建筑本身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公共艺术。修缮后的石墙、院落、门窗和巷道能够呈现地方建造智慧，无需额外叠加过多装饰。设计的关键在于，“修旧如旧”并不等于机械复原，而应在保留尺度、材料和肌理的基础上改善采光、通风、排水和使用功能。对于公共性较强的石厝，可设置村史展示、石工技艺体验、渔业记忆档案和小型共创空间，使建筑活化不仅服务游客消费，也服务村民文化生活。

但建筑型介入也存在风险。部分项目为了迎合民宿审美，可能将石厝内部完全城市化，外部则统一刷白、加装落地玻璃，导致地域特征被消解；另一些项目只完成修缮，没有稳定经营内容，最终再次闲置。因此，建筑改造前应明确使用主体和年度活动计划，将空间设计与运营方案同步审查。

（二）以文创聚落和艺术活动为核心的事件型介入

事件型介入通过艺术工作坊、音乐活动、手作课程、节庆展演和驻地创作等方式，短时间内聚集人群并形成传播效应。北港村的文创团队、艺术聚落和两岸青年活动属于这一类型。与固定装置相比，事件型艺术能够不断更换内容，可调动青年、游客和村民参与，也能为民宿、餐饮和文创销售导流。

其中，“石头会唱歌”可作为平潭公共艺术中较具代表性的互动艺术案例（图 2）。其核心并非将石头制作成静态景观小品，而是依据不同石块的音色与音高进行筛选、排列和演奏设计，把地方自然材料转化为可被公众触摸和共同参与的声音媒介。作品以低技术、低门槛的互动方式打破观看者与艺术品之间的界限，游客通过敲击、聆听与合奏进入作品，艺术经验在行为过程中生成。从艺术学角度看，该案例兼具声音艺术、参与式艺术与场所特定艺术特征，也将石头厝、海岛地质和两岸青年共创整合为完整的文化叙事。

事件型介入要避免“活动结束即归零”。一场艺术节可以提升村庄知名度，但若作品与活动内容未留下可使用的公共空间、人才网络或课程体系，其长期价值有限。平潭可将季节性活动与海岛生产节律结合，如围绕休渔期、开渔季、传统节庆、海防记忆和石厝修缮组织主题活动；同时，建立村民共同策展机制，由老渔民、返乡青年、学校教师和经营者共同决定内容。活动的成果不一定是永久雕塑，也可以是口述史档案、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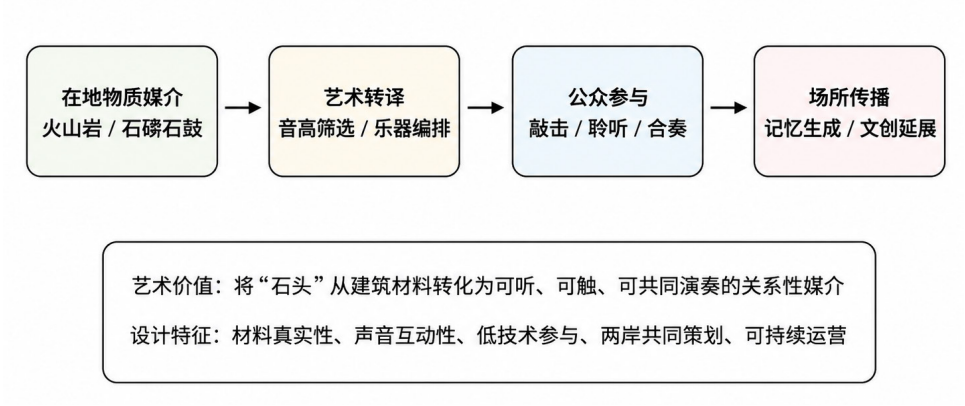


图2 “石头会唱歌”公共艺术的互动转化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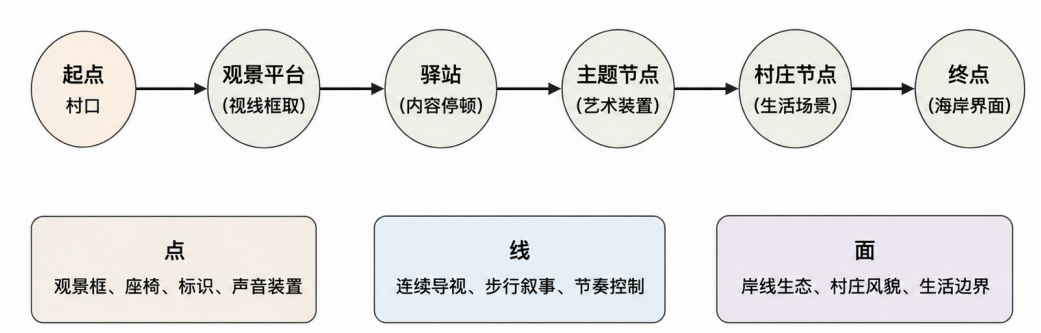


图3 北部生态廊道“点一线一面”公共艺术系统

庄地图、声音数据库、手工艺教程和可持续更新的展陈。

（三）以生态廊道为骨架的线性介入

依托生态廊道开展线性空间介入式营造，是以公路、滨海慢行步道、村落游览动线为基础载体，搭配观景平台、休憩驿站、标识导视系统、景观节点与配套服务设施，构筑完整连贯的游览体验链条。平潭北部生态廊道串联沿线村落与自然风景名胜，直观展现了运用“点—线—面”逻辑统筹盘活乡村各类资源的规划思路（图3）。从公共艺术层面分析，生态廊道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交通通行功能，更是一条承载地域故事的叙事通道。沿线可结合海蚀地貌、风力发电景观、石厝民居群落、史前考古遗存与传统渔业文明设置多元主题，防止各景观节点使用同质化的雕塑创作手法。

在视觉组织上，线性公共艺术并非若干独立景点的简单串联，而是通过连续的空间节奏塑造“行走中的审美”。观景平台承担视线框取，驿站承担内容停顿，导视系统承担信息衔接，路面标记与小型装置则形成节奏变化。设计应控制节点间距、视觉显著度和色彩强度，使游客在开阔海景、石厝聚落、山体植被与公共设施之间形成层次递进的感知序列。统一的字体、信息层级和安全标识构成廊道整体性，各村则通过材料、图案、故事和活动主题保持差异性。

线性公共艺术应控制节点密度，使自然景观成为主体。适宜的做法包括：在重要视线位置设置低干预观景构架；通过路面标记呈现潮汐、风向和村落距离；利用声音装置收集风声、浪声和石头敲击声；在驿站展示村庄手绘地图和村民推荐路线；使用可替换展板发布当季生产、节庆和生态信息。这些设计既能提升游客体验，也能承担科普和安全提示功能。

（四）以微景观和公共设施为载体的节点型介入

村口、巷道转角、晒场、码头边缘、公交站

和垃圾分类点是村民高频使用的微空间。节点型介入投入相对有限，能够快速改善公共空间，但也容易出现同质化，常见问题是统一采购成品花箱、卡通雕塑和网红打卡牌并在不同村庄重复使用。真正有效的微更新应从具体使用问题出发：老年人缺少遮阴座椅，可结合石墙设置挡风休息点；游客难以找到公共厕所，可利用村庄材料和图形化标识系统完善导视；渔具堆放影响通行，可设计兼具收纳、晾晒和展示功能的设施；儿童缺少活动空间，可利用废弃晒场设置可移动游戏构件。

公共设施也是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座椅、路灯、护栏、排水沟盖板和标识系统如果在尺度、材料和图形语言上保持统一，可以形成克制而连续的乡村形象。相较于单独设置纪念性雕塑，这类设施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更容易获得村民认同。

五、公共艺术介入平潭滨海乡村建设的综合效应

（一）形成多感官的艺术体验

平潭公共艺术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多感官体验的形成。石头厝以材料肌理和空间尺度作用于视觉与触觉，“石头会唱歌”通过敲击反馈建立听觉参与，生态廊道则依靠步行、停留、眺望和海风感知形成身体性体验。与以纪念性雕塑为中心的城市公共艺术不同，滨海乡村艺术更适合采用分散、轻量和过程化的方式，使艺术隐藏在建筑使用、路径转换、声音互动和日常设施之中。这种“弱物件、强体验”的设计取向有助于避免大型装置对自然景观的压迫，也更符合乡村公共空间的生活属性。

（二）促进公共空间修复

传统村落中的公共空间往往因机动车进入、房屋闲置和人口外流而功能弱化。文化广场、观景平台、步道、旧村部和旧校舍改造，为村民交往、儿童活动和文化展示提供了新的场所。青观顶村以石厝修缮和公共设施完善提升整体环境，岚台公益学堂则体现了闲置空间向公共文化服务转化的趋势。公共艺术若与实际功能结合，可将原本仅具通行功能的空间转化为停留、交流和学习的场所。

（三）带动乡村产业与就业

艺术介入能够提升空间吸引力，并通过民宿、餐饮、文创、研学和体验活动形成消费。北港村公开数据表明，文创团队和旅游业态对村集体收入及村民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北部生态廊道也通过串联村庄、完善服务设施和引导社会资本，推动沿线民宿、餐饮和旅游商品发展。然而，艺术带来的经济效应并非自然发生。只有当空间改造与产品设计、营销渠道、服务培训和利益分配相衔接，景观流量才能转化为相对稳定的收益。

（四）促进文化交流与地方认同

平潭具有对台交流的区位与政策优势。台湾青年团队参与北港文创村建设，使乡村成为两岸青年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公共艺术在这里不只承担展示功能，也成为交流媒介。共同修缮石厝、开展手作课程、策划节庆和运营公共空间，比简单陈列两岸符号更能形成持续互动。

地方认同的形成同样依赖村民参与。当村民能够讲述自己的生产经验、家庭记忆和村庄故事，并看到这些内容被尊重地转化为展览、导视和公共活动时，公共艺术才可能增强社区自信。反之，如果艺术完全由外部团队定义，村民只是观看者或服务人员，地方文化就可能成为面向游客的表演资源。

六、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滨海视觉符号趋同

在乡村景观提升中，蓝白配色、海浪图形、渔船模型、浮球装饰和打卡文字被频繁使用。这些元素虽与滨海主题相关，但过度重复后会遮蔽不同村庄的历史和产业差异。北港、国彩、青观顶以及生态廊道沿线村落在自然条件、聚落结构和发展阶段上并不相同，若采用统一模板，最终

形成的是“看起来都像海边”的泛化景观，而非平潭各村独有的地方形象。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项目将艺术性等同于“有颜色、有造型、可拍照”，缺少对构图、尺度、材料真实性和空间节奏的系统推敲。相同的海浪曲线、船锚、浮球和蓝白配色被机械复制，使作品缺乏作者性与场所特定性。未来评审应增加艺术专业维度，要求方案提供形式生成逻辑、材料样板、视线分析和夜景效果，而不能仅凭效果图的视觉刺激度判断。

（二）重建设展示，轻日常使用

部分公共艺术项目以游客拍照和媒体传播为主要目标，装置尺度、位置和色彩围绕镜头效果设计，却未充分考虑村民遮风、休息、晾晒、通行和生产需求。海边大型装置还可能遮挡观景视线或占用有限的公共场地。乡村公共空间首先是生活空间，旅游使用应建立在不损害居民日常权益的基础上。

（三）村民参与集中在实施末端

艺术乡建常由政府确定项目、设计团队完成方案、施工单位落地，村民只在施工协调或后期经营阶段参与。平潭的部分项目虽强调“全员参与”，但如何让不同年龄、职业和利益群体进入前期决策，仍需更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旅游商业化与社区生活产生张力

热门乡村的民宿、咖啡、餐饮和文创店集中后，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但也可能推高租金、改变房屋用途，并使公共空间过度服务游客。村民日常采购、停车、安静居住和传统生产空间可能受到挤压。公共艺术若只强化消费景观，会进一步将乡村变为短暂停留的背景。如何在“可游览”与“可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是滨海乡村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七、平潭滨海乡村公共艺术介入的优化路径

（一）推行村民共同策划与分层参与

村民参与不能只采取一次性征求意见。建议建立三层参与机制：第一层为村民议事小组，参与项目目标、选址和公共空间使用规则制定；第二层为共创小组，由本地石匠、渔民、妇女、青年、学校师生和经营者与设计师共同完成内容采集和原型制作；第三层为开放反馈，通过临时样板、现场展示和使用测试收集意见。

对于争议较大的装置，可先采用可移动、低成本的临时方案，经过一个旅游季和日常使用检验后再决定是否永久建设。这既降低决策风险，也让村民通过实际体验表达意见。参与结果应形成书面记录，并反馈到设计修改中，避免“参与”成为形式。

（二）坚持微更新、低干预和可逆性

滨海乡村景观应优先修复而非重建，优先利用既有空间而非新增大体量构筑物。对石头厝、巷道、晒场和码头等，应保留原有尺度与材料关系，通过排水改善、照明补充、设施嵌入和局部功能置换提升使用品质。公共艺术装置尽量采用可拆卸基础和模块化构件，避免在礁石、沙地和传统墙体上进行不可逆施工。

材料选择应体现海岛适应性。本地石材、耐候钢、经过防腐处理的木材、海工级不锈钢和可更换织物等可根据场景使用，但不应为追求“乡土感”随意堆放废旧渔具。使用回收材料时要进行清洁、结构和环境安全评估。色彩上应以石材、海水、植被和旧木的自然色为基础，将高饱和色用于必要的安全提示与活动标识。

（三）从静态作品转向可运营的公共文化内容

公共艺术项目应配置年度内容计划。闲置石厝和旧村部可设置小型村史展、工作坊、儿童美育、驻地创作和社区会议等复合功能。展陈应便于更新，避免一次装修后长期不变。可建立“平潭滨海乡村公共艺术季”，但活动不宜只集中在大型开幕式，而应分散到不同村庄，以小规模驻留、社区课程和生产体验为主。

数字技术可用于补充而非替代现场。通过二

维码和小程序呈现口述史、旧照片、方言发音、潮汐信息和步行路线，能够减少实体展板数量。数字内容应由村民和运营团队共同维护，并设置简洁的后台更新机制，避免项目结束后链接失效。

（四）建立公共艺术与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艺术带来的流量应转化为村民可获得的收益。可由村集体、运营团队和参与村民共同建立文创产品、活动课程和空间租赁的收益分配规则。文创开发不宜停留于印有景点图案的通用纪念品，应围绕石厝建造、海岛声音、渔业知识、地方饮食和村民手艺形成产品。对村民开展定价、展示、接待和版权意识培训，提高其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同时，应控制商业业态比例，保留基本公共服务和非消费空间。文化广场、村史馆、公益学堂和部分观景节点应保持免费开放，避免所有优质空间都转化为收费经营场所。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最终体现在村民和普通游客无需消费也能平等使用空间。

八、结语

公共艺术介入滨海乡村建设，并非在完成道路、绿化和建筑整治之后再增加若干艺术装置，而是通过材料、形式、声音、光影、空间和参与行为的综合设计，以审美和文化方法参与乡村空间、社会关系与产业结构的重新组织。平潭的实践表明，石头厝活化、文创团队入驻、公共文化空间改造和生态廊道串联，能够强化海岛乡村的地方识别，改善公共空间，盘活闲置建筑，并为民宿、文创、研学和两岸交流提供载体。北港村的文创聚落、青观顶村的传统石厝修缮以及北部生态廊道的线性组织，分别代表了建筑型、社区活动型和廊道型介入的不同方向。

与此同时，艺术介入并不能独立解决乡村人口流动、产业基础薄弱和治理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若缺少在地文化研究、村民参与、运营主体和维护机制，公共艺术容易退化为短期景观工程。对于平潭这样的海岛地区，盐雾、台风和旅游季节性进一步提高了项目的技术与运营要求。

因此，未来平潭乡村景观改造应从“作品导向”转向“过程导向”，从“游客观看”转向“居民与游客共同使用”，从“统一形象”转向“一村一策”，从“建设验收”转向全生命周期治理。公共艺术最重要的成果不一定是一件醒目的雕塑，而可能是一座持续开放的旧石厝、一条不打扰村民生活的步行路径、一套由村民参与维护的导视系统，或一项能够年复一年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只有当艺术真正进入乡村日常生活，并与生态保护、公共服务和村民收益形成稳定关系，才能成为滨海乡村可持续建设的内生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EB/OL].(2025-01-22)[2026-10-09].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3.htm.

[2] 杨茜好，翁时秀．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2):264-276.

[3] 江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促进地方创生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省思 [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0(5):46-58.

[4] 江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促进地方创生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省思 [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0(5):46-58.

[5] 谢仁敏，司培．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 [J]．四川戏剧，2020(6):28-32.

[6] 王风华．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思考 [J]．西北美术，2023(4):104-108.

[7] 刘琪．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审视与思考——以乡村文化振兴为视角 [J]．社会科学家，2022(9):142-148.